

我相信曼德拉效應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馬斯特弟兄撰文討論「曼德拉效應」，我也來湊湊熱鬧，我的見解可能會令你大吃一驚，我相信曼德拉效應的確存在。

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曼德拉效應，我就簡略地介紹一下吧！在互聯網上有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指出：現在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和自己記憶中的歷史很不一樣，例如現在的歷史書記載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2013年去世，但不少人說他們明明記得曼德拉很早已經在獄中死去，現存的歷史檔案卻沒有其早前死訊的絲毫痕跡；又例如有人說，從前手錶的四點鐘是使用羅馬數目字「IV」來表示的，但現在所有手錶的四時卻變成了四劃：

「III」；還有人說，他們清楚記得從前兒童文學「巴靈燈熊」的英文串法是「Berenstein Bears」，但現在卻變成了「Berenstain Bears」，舊書亦是這樣，原來的寫法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在這些言之鑿鑿的說法背後有一個大膽的假說：彷彿有某種神秘力量能夠超越時空，改寫歷史。

其實，曼德拉效應一直以來不斷地發生，舉例說，在蘇聯建國初期，托洛茨基擔任外交大臣，他也是紅軍和人民戰爭委員會的創始人兼司令，可以說，他是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政治明星。但後來他因為理念與史太林不同而被排擠，最後淪為國家的敵人，托洛茨基惟有流亡海外，一九四零年他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務暗殺。托洛茨基失勢之後，他和盟友的形像在歷史照片中被刪除，他的名字和事跡在蘇聯的歷史和人民的記憶中神秘地消失，這豈不是曼德拉效應嗎？

劉賓雁先生曾經是中國最著名的記者，他的著名作品包括了【第二種忠誠】、【千秋功罪】、【人妖之間】。年少時筆者拜讀了【第二種忠誠】，我深受感動，這本書鼓舞我日後努力地培養獨立思考。1979年九月劉先生的報告文學【人妖之間】在【人民文學】發表，那一期【人民文學】的發行量超過一百萬，霎時之間洛陽紙貴，人們爭相購買和傳閱他的作品，在一些工廠和學校，人們聚在一起，聆聽一人朗讀【人妖之間】。劉先生在1988年離開中國，抵達美國，在2005年逝世。在劉先生去世的第二日，【中國青年報】資深傳媒人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講座上，問研究生有沒有聽過劉賓雁和他的作品，結果課堂上一片靜寂，歷史已經將劉賓雁遺忘得一乾二淨。

筆者曾經和一些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談論近代歷史，我發現他們從未聽聞過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，或者所知甚少，甚至是黑白顛倒，彷彿我和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平衡宇宙，這豈不是曼德拉效應嗎？

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曼德拉效應呢？我絕對尊重追求個人屬靈生命成長、對歷史和世界沒有興趣的基督徒，不過，有時候即使我們對世界沒有興趣，世界卻會找上門來。回顧教會歷史，我覺得上帝十分幽默，在三世紀萌芽、在中世紀蓬勃發展的修道主義，原意是要人不問世事，在十丈紅塵外清心靜修，但到頭來修道院卻成為了歷史文化的保護者。

修道主義源於三世紀末、四世紀初的敘利亞和埃及，埃及的科普特農民安東尼（250-356）是第一位隱士，而敘利亞修道士比起埃及的更加隱遁，例如「坐柱者西門」（Simon Stylites）要堅決地棄絕世界，於是他坐在柱上共三十七年，西門修道的第一根柱子距離地面九英尺，後來他轉移柱子，一次比一次高，據說最後一根超過五十英尺。

起初修道院繼承這種與世無爭的精神，但是在五世紀末西羅馬帝國覆亡之後，修道院開始改變其角色，由五世紀末開始，地中海一帶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，希臘羅馬的文明彷彿會逐漸湮沒，歷史真相被塵封。可幸的是，從六世紀開始，修道士通過抄寫古代經典的方式維護了希臘文化。在六世紀，一位羅馬遺老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個設有圖書館的修道院，複製手稿成為了修士工作的一部分。此後，大多數修道院都有圖書館，修士在裡面將歷史文化的火炬一棒又一棒地傳下去。這些修道士並非被動地等待人們將書籍送到修道院，反之，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，主動地搜索罕見的手稿，例如，英國維斯茅斯修道院（Wearmouth monastery）的聖本尼迪·比斯普（St. Benedict Biscop）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參加了五次海上航行。

十三世紀意大利學者彼得拉克（Petrarch）稱中世紀為「黑暗時代」，此後這詞不脛而走。其實，中世紀也有光明的一面，西方文明沒有出現曼德拉效應，現在我們仍然記得希臘哲學、羅馬歷史，這是天主教修道士的功勞。

有些主內弟兄姊妹和教會領袖反對激進的社會改革，我尊重這種立場和取向，我只有一个卑微的願望：我們能否好像中世紀的修道士般，至少以薪火相傳之心，盡力去保存真相呢？基督教宣揚我們相信真理，到底真理是什麼意思呢？

2017.9.13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